

**焦元溥 (YuanPu Chiao) :**

非常高興知道您要演奏全場貝多芬。算算您演奏過的貝多芬奏鳴曲，其實為數不少。您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演奏並錄製了貝多芬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Op.111)，而那錄音所展現出的水準至今仍令人驚嘆。可否談談您最初如何認識這位作曲家，一開始對貝多芬作品的感想如何？

**波哥雷里奇 (Ivo Pogorelich) :**

從我是個孩子開始，我就受家父影響，對貝多芬的音樂滿是尊敬。我也總是驚訝，貝多芬的管弦樂作品能帶給我那麼大的震撼。對一個孩子而言，那真是壓倒性，甚至令人驚嚇的感受。而更嚇人的，是我第一次要在鋼琴上演奏貝多芬的作品。現在回顧過往，我很能同情那些老師，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最理想的時間內將貝多芬介紹給年輕學生。這也發生在這次我要演奏的兩首曲子上：在我九歲到十歲時，老師要我練《悲愴》奏鳴曲。我雖然喜歡它，但我當時的技巧水準並無法掌握這首複雜作品。結果我深感沮喪，導致自己過了四十多年之後，才又回頭去研究它。相似的還有在我十二歲那年，我聽到同校一位女同學在學生發表會上演奏了貝多芬作品129的輪旋曲。我非常喜歡那首曲子，於是下周就和老師說我也想學。可老師卻說他希望我能先學其他浪漫派作品。結果這一等也又是四十多年，我到現在才開始演奏此曲。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對非常年輕的學生而言，演奏貝多芬可以是何其敏感的事，學生又如何容易受到挫折，即使老師的出發點都是好的。

在學習《悲愴》卻造成困擾之後，我換了一位老師。這位老師非常有智慧。她知道我學習《悲愴》所遇到的問題，所以她給我貝多芬第一號F小調鋼琴奏鳴曲，非常小心也非常系統化地帶領我學習並通過考試。於是我終於覺得我學好了貝多芬的一首作品，自己也因此而進步了。

**焦元溥 :**

請問演奏貝多芬，鋼琴家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您又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貝多芬曲目與觀點？

**波哥雷里奇 :**

演奏貝多芬的挑戰來自於其鋼琴音樂的驚人複雜性，而如此複雜又來自於他的作曲手法以及現實人生。貝多芬天才到任何他接觸過的事，他都能展現出卓越水準：他是鋼琴超技名家，且能以即興演奏與即席變奏震驚大眾。不只鋼琴，他也會大提琴和中提琴。而他的音樂，在我眼中，則是一座大陸。如果把作曲家比喻成島嶼，那麼貝多芬島就浩瀚如一片大陸。

至於我自己，我必須說貝多芬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演出曲目，通常每兩年我都會在音樂會中演出他的作品。不過直到最近我才決定要學《熱情》奏鳴曲。

**焦元溥：**

**這我還滿意外。為什麼您這麼晚才學《熱情》呢？這不是音樂會或學生考試的最愛曲目嗎？**

**波哥雷里奇：**

我的動機是要為自己解答一個弔詭的問題：為何這首曲子被彈得殘暴時，卻又同時被認為是美麗的。當我練習此曲時，你可以在我琴房的窗戶中聽到此曲的砰然聲響。正如你所說，每個人都對能在考試或音樂會中呈現《熱情》而感到興奮，而這也是今天你可以在任何程度的學生或演奏家的舞台上都能聽到此曲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每次我聽別人演奏《熱情》，我都不能了解它的精神，到最後我索性不再聽它了。如此情況一直持續到有一天我在家偶然拿起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來研讀。我又看了這首曲子，而突然間，我被第一樂章第二頁一個連接第一和第二主題的音樂素材所吸引。我發現那個寫法的巧妙，而這個發現又像一個誘餌，好像這首曲子在邀請我去研究它。於是我看了又看，最後開始在鋼琴上研讀此曲。這花了我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幾乎是那個夏天的大半。後來我了解到，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並可能在音樂會上演奏此曲，我就必須把之前對於《熱情》的一切印象全都忘記。所以《熱情》變得像是一座迷宮：我對這首曲子耳熟能詳，實際上卻又一無所知。唯有從此，我對此曲的學習才真正開始。

**焦元溥：**

**在您這次的貝多芬獨奏會中，不只有《熱情》，您也會呈現此曲的前後作品，第22號(Op.54)和第24號(Op.78)鋼琴奏鳴曲。可否也為我們談談這樣的安排？**

**波哥雷里奇：**

我希望讓大家能夠深入了解貝多芬的創作。《熱情》雖難，幸運的是在學習它之前，我已經學習並演奏過貝多芬第24號鋼琴奏鳴曲。這像是解謎。《熱情》(第23號鋼琴奏鳴曲)是謎題但也是線索，而第24號則提供了謎題的第二部分。在《熱情》之前的第22號鋼琴奏鳴曲，和第24號一樣都由兩個樂章組成，對我而言這是了解這三部作品的重要關鍵。首先，貝多芬的鋼琴技藝，無論是對鋼琴性能的掌握或是技術本身的修為，在此時都已達到至高的成就。在《熱情》之前和之後，實在很難找到兩個相較而言較短且都以兩個樂章譜成的作品，能夠和此曲相伴。但貝多芬還是做到了。我真心認為，就我演奏過的所有音樂中，還沒有遇到像《熱情》一樣困難的作品。無論是在尋找正確指法，或是正確手掌位置，都是我遇過最難的挑戰。也直到我研究《熱情》，我才真正認識到貝多芬是何其超凡的作曲家。他有源源不絕的熱情，精神發展又如哲學家，其鋼琴技藝又遠遠超越了他所

處的時代。而我也從此才真正了解，《熱情》是一首在你彈出任何一個音之前，就必須把「超絕技巧」了然於心的作品。這位作曲家，在他的時代是技藝的領航者，而他所著眼的技藝不只是看他的時代，還是看未來，甚至包括我們的時代。這就是為何我說，和其他作曲家相比，貝多芬不是島嶼，而是一座大陸。

**焦元溥：**

但我還有一點好奇，就是您雖然思慮周密，對樂曲極盡分析，但音樂仍然感人至深，您是如何達到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波哥雷里奇：**

這像是你走進一個暗房。就是因為什麼都看不見，所以更必須運用你的所有感官，而這自然包括直覺與本能。即使《熱情》是千錘百鍊，邏輯極其嚴謹，甚至可說是相當數學化的作品，它仍然需要演奏者以不可或缺的藝術直覺來演奏。

**焦元溥：**

那讓我們繼續談談第24號。大家都知道《熱情》難彈，其實就演奏技術而言，第24號鋼琴奏鳴曲也非常棘手。而就音樂而論，貝多芬又從此開啟新天地。

**波哥雷里奇：**

是的。就音樂洞見而言，一些資料指出這是作曲家本人最喜愛的奏鳴曲。無論這是否是事實，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此曲和第22號一樣，都是貝多芬實驗室的精品，想像力的幻想與試驗之作。這裡的貝多芬很像後來的電影技法：他不加入干預的段落，讓音樂材料好似以不斷變動的畫面來呈現。非常短小的段落，強而有力地互相連結，在兩個樂章中創造出諸多驚奇。此外，第24號也是濃縮的神蹟。貝多芬把那麼豐富的聲響資訊，精煉到以兩個短樂章表現，結果就是創造出爆發性的強大精神力量——而音樂又充滿人性幽默，非常高級精妙的幽默。

**焦元溥：**

那第22號呢？我自己特別喜愛此曲。這是極為原創性的作品，充滿驚人的想法，許多人第一次聽到它，常會懷疑這作曲家是否真是貝多芬。

**波哥雷里奇：**

在貝多芬之後，無論是來自哪一個年代或文化，只要寫作鋼琴音樂，多少都會受到此曲的影響。你可以在舒曼作品的節奏與和聲(特別像是《觸技曲》)，布拉姆斯作品中的雙手協調與安排，甚至在拉赫曼尼諾夫、葛拉納多斯以及所有主要的二十世紀作曲家作品，都可見到此曲的影響。就鍵盤幅度的運用而言，貝多芬此曲不只達到前所未見的新高點，風格上也開始變化。像第一樂章譜上的指示並不是小步舞曲，而是要我們了解要以小步舞曲的速度——或節拍、或風格或精神來演奏。也就是說貝多芬寫得是「形而上」的小步舞曲，以超越小步舞曲的概念來寫

作。這無疑給了後輩作曲家非常大的啟發。

**焦元溥：**

即使第22和24號鋼琴奏鳴曲是您的老朋友了，光是《熱情》奏鳴曲還是花了您那麼久的時間，要準備全場貝多芬獨奏會一定更不容易。可否請您談談準備這套曲目的過程？

**波哥雷里奇：**

這套曲目混合了貝多芬最常被演奏的作品(像《悲愴》與《熱情》奏鳴曲)，一般學生常演奏的作品(如輪旋曲，作品129)，還有第22和24號鋼琴奏鳴曲，這兩首因技巧神秘地困難，觀點又如謎題，以致大家現在很少能在音樂會聽到的作品。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安排(雖然這其實不是目標，而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為聽眾呈現貝多芬創作的寬廣幅度以及其驚人的豐富性。不難想像，對演奏者而言這實是非常嚴峻的挑戰，而我也好奇並期待聽眾對這套曲目的反應。把這些作品放到同一場音樂會中呈現，我其實心裡既是期盼也是緊張。在準備的過程中，我有時覺得自己像是在登山，無論是鋼琴技巧上或音樂上都是一我必須找到正確的動作，讓音樂如其所需要地自然傾瀉，但同時必須要覺得舒服。要達到如此境地實在很困難，而我常感到好像自己的鼻子都碰牆了，就像數十年前，當年十歲的我要面對《悲愴》奏鳴曲這部困難作品一樣，那是多麼巨大的挑戰呀！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我已經有更多解決方法，更多選擇可以運用。當然，如果心靈和手指沒有完全專注，沒有全神投入，那些門還是不會開啟。可一旦它們開啟了，那不可思議，高貴而美麗的世界，將在那裡為藝術家去體驗以及傳達給大眾。

**焦元溥：**

貝多芬大家都愛，可是貝多芬也最常被加以各式錯誤的刻板印象。在訪問最後，請問您認為學習鋼琴的孩子應該如何正確了解貝多芬的音樂？在學習上您有什麼建議？

**波哥雷里奇：**

首先，我們必須把那些嚇壞孩子的障礙移除。我認為，緩慢漸進地介紹貝多芬的作品，一如慢速顯影的照片，是最好的方法。比方說要年輕學生不要一下子就演奏整首奏鳴曲，而可以先從只是演奏一個樂章，甚至一個樂章的部分開始。如此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學生就會感覺到這音樂並非只是旋律和伴奏，而能真的深入樂曲的精神。此外，我們也該提早為學鋼琴的孩子介紹貝多芬的其他作品。不只是交響曲，還要介紹他為大提琴、小提琴、以及包括弦樂四重奏在內所寫的各類合奏作品。這對了解貝多芬的音樂會是很大的幫助，雖然實際上這仍然不夠。學生也要讓自己學習貝多芬鋼琴學派的演奏傳統，像我從李斯特和他的追隨者身上習得如此學派。如你剛剛提到，我在大概二十二至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演奏貝多芬

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也為Deutsche Grammophon錄了音。(第三十二號鋼琴奏鳴曲，作品111。那是我的畢業考曲目之一。我非常榮幸，這些曲目計劃都是在1979至1982年間，由Alice Kezderadze夫人設計指導，監督我並和我一起工作的成果。)但演奏好貝多芬一首鋼琴奏鳴曲，並不表示我就能自動演奏好貝多芬其他的鋼琴奏鳴曲，因為他的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並不是兄弟姊妹，而是三十二個說著不同語言的人。我們像是要走進一個巨大的建築：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但如果用心以誠，追求實質而非掌聲，也準備好要以耐心面對。那麼在這過程當中，在這巨大的教堂裡，我們會在某個時刻找到那等候我們已久的珠寶，讓我們珍視欣賞。而那時我們心靈所能感覺到的溫暖情感，就像自己做了良善且正義的事一樣。

**焦元溥：**

**感謝您的分享。非常期待您的全場貝多芬！**